



聚焦文学新力量

班宇,1986年生,沈阳人,小说作者。作品见于《收获》《当代》《十月》《上海文学》《作家》《山花》《小说界》等刊,曾被《小说选刊》《小说月报》《中华文学选刊》《思南文学选刊》等转载。小说《逍遥游》入选“2018收获文学排行榜”,并获短篇小说类榜首。有小说集《冬泳》出版。

先锋者与“铁西”叙事

□周 荣

如果我们承认文学意义上的“先锋”包含如下内容:对习焉不察的惯性常识认知的质疑与重释,对混沌不明的盲区禁区的突进与勘察,对律令成规的真诚“冒犯”与修正,对艺术形式的痴迷雕琢与创造。那么,班宇无疑是这样的新锐先锋小说家。

生于1986年的班宇文学起步一开始就避开了“80后”文学的常规区域:青春史的反复咀嚼、个体经验的持久沉溺、自我情绪的无节制放大,取而代之的是另一些关键词:国企、工人、下岗、失业、工人村。这一系列散发着过时陈旧气息的词汇在今天,似乎已经有了恍然隔世之感,这种恍然隔世不仅仅是时间上的漫长,更深远地指向时代、价值观、精神资源、社会症候的全面更迭。而这场世纪更迭的经验与遗产似乎还未得到有效的清理,就径直淹没在世纪末华丽转身的炫影中。扑面而来、汹涌澎湃、蓬勃沸腾的后现代生活,以物质的盛宴、海量的信息以及完美生活的愿景,压抑了“向后看”的意愿与动力。虽然把作家的现实生活经验与文学创作直接对接非常冒险而武断,但毫无疑问,东北工业区生长生活的亲历亲闻、所见所思是班宇最重要的艺术资源,正式发表的第一篇小说《洪水之年》既奠定了他“铁西叙事”的基调,也呈现了一种明晰稳定的文学气质:对深度历史的着迷与探寻,对边缘人事的体贴与悲悯,以及文体上的先锋意识。

《洪水之年》既是一出荒诞不经的闹剧,又充满了黑色幽默的反讽意味。上世纪90年代后期,大型国企变压器厂亏损严重,濒临倒闭,青年职工“我”被“委以重任”到外地电厂回收货款。电厂的情况也不乐观,效益不景气,财务科长莫名其妙自杀。不得已,“我”通过死缠烂打女出纳员获得了见厂长的机会,并顺利收到40万货款。正当“我”想庆祝首战告捷时,却得知自己的领导伙同单位女出纳携40万货款跑了。生活于工业区的经验造就了班宇小说逼真的写实感,同时裹挟着东北特有的幽默与荒诞、喜感与痛感。虽然小说尽量淡化故事发生的社会背景,但故事结构与人物关系中已带出了未被言明的社会转型与经济变革的信号——“现代化”以“市场经济”的名义开启了对社会结构的全面重组,而死亡、阴谋、下岗填充了这场历史遽变的缝隙。值得一提的是,作品在细节上用力精巧,作者把时间定格在香港回归前夕,举国以各种方式迎接香港回归,东北一个经营不善、人心涣散的企业竟也组织开展迎接香港回归知识竞赛,“我”就是通过陪女出纳员背题赢得比赛,才获得帮助见到厂长。一边是传统体制下北方社会现实的落魄窘境,一边是现代体制下东方明珠的迷人光辉;一边是象征

着专制的、僵化的、陈腐的制度形态,一边是昭示着富足、自由、活力、未来的历史方向。历史的诡谲即在于它常常以参差对照的面貌共存于同一片土地上,此时,后者以牺牲前者为代价获取了对社会生活和精神意识的全面“占领”,而回溯并不遥远的历史,前者也正是在后者的批判与超越中应运而生的。

班宇擅长运用意象和细节的力量,通过具有丰富象征和暗示意味的意象拓展文字之外的联想空间,达到言外之意画外之音的叙事效果,如香港、洪水、工人村等意象,或反讽荒诞不经的历史,或暗示寻常的人生,细密克制的文字蕴藏着冷峻酷烈,寂静中深潜着轰鸣,幽默中怀藏着苦涩。另一类意象则更意味深长。《空中道路》中最奇崛的意象是解决城市交通的空中道路设计,令人惊叹又充满想象力。而这个神奇的设计构思是出自普通的吊车司机李成杰,除此之外,他喜欢读书,工作间隙阅读苏联文学,给同事分析《瓦戈医生》的细节桥段。这些显然有别于传统认知中对工人及其文化教养定位的细节,打开了反思那个时代、那个群体的空间,小说通过这些具有强烈隐喻性的意象和情节,在波诡云谲的历史中打捞出平凡者的内心和尊严,也带着敬意和善意去理解一个时代的多重面向。小说中不断出现的雨果的巨著《九三年》,像一面镜子,映射着历史提醒着读者,在“绝对正确的革命之上,还有一个绝对正确的人道主义”远未降临之前,拒绝遗忘的书写是文学的道德底线。《空中道路》以父子两代人的视角交替展开叙事空间,第三人称讲述了工人班立新和李承杰从工厂繁荣到衰落期间个人命运的浮沉;第一人称从子一代的视角,呈现、评价父一代的生活。代际穿插的视角赋予小说两种叙事效果:一是通过父子的“对话”重新缝合了两个断裂的时代;二是作为同龄人,文本中的儿子“代替”作者出场,提供了对历史的重新解读。

“短二十世纪”终结了,但历史并未终结,正如上世纪90年代的变革是内在镶嵌于80年代的思想脉络与现代诉求之中,历史的延续与未来的可能将如何展开?沿着这样的脉络,班宇朝向更尖锐的地带刺去:历史的不幸没有到孙旭庭、孙少军这一代为止,他们的后代还在持久地承受着历史的阵痛。《枪墓》中,父亲孙少军被处以极刑,儿子孙程带着难以愈合的创伤四处漂泊,期间遇到伤害父亲的仇人、动心的姑娘,却始终无法抚平伤痛,“在所有醒来之前,还有很长的一段路,只能独自走完”。历史并没有终结,反而以愈加明晰的面目在场,释放着惯性的力量,暴力滋长暴力,黑暗未必催生光明。如果说,写作的意义在于对抗遗忘,谁又能拯救孙



班宇

班宇“铁西叙事”的意义,一方面在于通过对平凡工人阶层的文学书写,把他们从冰冷的历史档案中打捞出来,还之以血肉之身,衔接起文学书写历史的空白;另一方面,在历史、当下、未来连结的视域中贯穿对时代变革的考察。这其实是上世纪90年代以来一直悬而未决的问题。

程呢?他心中积压的无法释怀的“怕与恨”,是否有化解的渠道?他需要的那个迟到的正义,是否还有可能出现?或者如作者所言:“他的眼前就是那道白光,他必须要走进去,才能看见光里面有什么”。但如果光里面还是无尽的虚无与黑暗呢?《盘锦豹子》《冬泳》《空中道路》《工人村》《枪墓》《逍遥游》从不同角度延续并扩充丰富了“铁西叙事”的意义空间,活跃其中的是体制变革的牺牲者、政治上的失语者、社会上的边缘者,他们在现实的挤压里带有一种苦中作乐的生存智慧,在他们身上,除了表演出来的“幽默”,还有深藏不露的玄妙和真实。在班宇的叙事中,易拉罐天线、分房、福利度假、1998年大洪水、被劫杀的出租车司机,甚至工人村、电厂、印刷厂、变压器厂,这些带有鲜明时代印记的事物仿佛带着北方特有的硬度和犀利,刺穿历史的迷障,从记忆的断层中破冰而出。与此同时,一起破冰而出的还有“铁西叙事”的主体:下岗工人,不仅“浮出”历史“地表”,更是“浮出”文学史“地表”。无需讳言,现当代文学中无论是作为群像还是个体的“工人”都是单薄的,更难提出典型意义上的工人形象。“十七年”文学努力提倡的工业题材文学并不成

功;新时期后,《沉重的翅膀》《机电局长的一天》《乔厂长上任记》意在通过塑造改革先锋者,呼应时代变革的诉求,而非平凡工人阶层的喜怒哀乐、生存状态。国企改革发生在上世纪90年代,但90年代的文学史框架却无法安置这段影响广泛的历史变革,个人写作、新历史主义、新写实都无法容纳下岗工人这个群体,甚至是拒斥的——双方从根本上携带着背道而驰的文化血统和精神因子。因此,班宇“铁西叙事”的意义,一方面在于通过对这个特殊群体的文学书写,把他们从冰冷的历史档案中打捞出来,还之以血肉之身,衔接起文学史对话的有效通路;另一方面,又从对下岗工人群体命运的呈现,对历史真相的澄清延伸至不同意义层面,即以90年代国企改革为基点,“向前看”如何整体性地把握上世纪50年代以来的工业体系、工业文化经验,以及与此相关的社会主义文化建构;“向后看”,在历史暴力之后,新的历史语境如何提供获得精神救赎与重生的资源,从而在历史、当下、未来连结的视域中贯穿对时代变革的考察。这其实是上世纪80年代以来一直悬而未决的问题。

■创作谈

2016年之前,我没写过小说,读书也有限,但写过不少评论,都是关于音乐的。我一度非常痴迷音乐,只要是醒着,基本都是在听唱片。听得多了,便也不满足,试着用写作去解释,去触碰一些作品的末梢神经,后来逐渐醒悟,并不需要用一种语言去解释另一种,对于许多人来讲,这是相当徒劳的事情,世界在变,不管你是否承认,迪伦不是早就在歌里唱过:“疯狂的人们,陌生的时代;我被紧紧锁住,排挤在外;我过去很在意,但一切已经面目全非。”

被时代丢在后面,这种感受不太妙。我沉寂了一段时间,写了一些乱七八糟的东西,看场球就去写比赛,读本书也写上几千字,但还是不甘心,我觉得语言这样去使用,总归有点浪费,它理应有着更为密集、广阔、精确的指向,可以抵达更深处。而小说恰好能完美实现这一点,它的包容性非常强,也在不断进化,到现在仍没法很好定义,这点让我觉得有趣,并且放松。

所以写小说对我来说,像是去捕捉神秘巨翅的倒影,我的很多故事的驱动力,往往来自某个模糊短暂的时刻,而它也并不总会在文中出现,甚至也不是主旨,只是一道即逝的光、喷出的泉水,或者荡开的地火,需要徒手劳作,亲自揭开背后之谜。

卡佛在《论写作》里,曾复述过奥康纳的一段话,关于她的那篇《好心的乡下人》:“我会开始动笔写那篇小说时,不知道里面会出现一个装着一条木腿的博士。一天早晨,我正在写我已经有了点想法的两个女人人物,不知不觉就给其中一个安排了一个装了一条木腿的女儿。随着故事的进展,我又加进了一个圣诞推销员,但我完全不知道下面该拿他怎么办。差十来行就要写到他偷那条木腿时,我才知道他会去偷木腿。可一旦发现将要发生什么,我便意识到这一切都是必然的。”

一切都是必然的。听着玄奥神秘,但在写作时,我也有过类似的感觉,故事有时会不太受控制,与之搏斗是徒劳的,体验到一种凌驾于故事、逻辑与文本的存在,这是写作里最美妙的事情之一。另一件美妙的事情也许是,它能让人在混沌之中,找到属于自己的秩序。

美妙过后,又难免低落。结局是作者的终点,但并不是所有与事物的终点。他们始终并肩,于未知的空白里,去对抗无止境的命运,比我们虔诚,也比我们勇敢。

我的聆听、写作与阅读都没有“决定性时刻”,并没有任何一本书或者一件作品,对我进行过大刀阔斧的改变,从此走上另一条路。事实上,我也不太相信这个,认为不过是一种修辞,人们在追溯自我的过程中,总要在某一刻度上有所停滞,不然好像很多事情都无法解释。但我们真的需要那么多的解释吗?

东北之于我来讲,概念愈发模糊,其特殊性正在逐渐丧失,人们再也无法以卡通的形式去推断这里的人与事物,那太草率了,它的复杂性与其他地域并无二致。对于写作层面来讲,作家与其作品的关系很暧昧,在东北也可以不去描述东北,转而以更先锋或者更委婉的形式去探讨其他命题。故事每天在任何地方上演,好的小说里探讨命题是具有一定普遍性的,不太会被地域所限制。但在另一方面,人们在极寒与皑皑白雪之中,很难不产生与之融为一体的想法,人很容易投入进去,那么也就容易感动自我与他者。

2018年,我还写过一篇小说叫《逍遥游》,讲述一位患病女孩的短暂“逃逸”,这个所谓的“逃逸”,就从日常之中走出去一点点,他们去做个短途旅行,对很多人来讲,这不是一个很大的转变契机,但对于小说里的人物来说,已经拼尽全力,始终相互维护着,许多人都在努力让自己变得稍微丰富一些,并为此筋疲力尽,无所谓对错,历史不会记述,但对于个人来讲,这又非常重要。小说里有个细节,即这位女主角许玲玲的前男友是球迷,以前两个人总在一起去看辽足比赛,后来因患病分手,许玲玲也理解,不怨男友,记住的都是俩人在一起时美好的事情。辽足的主场在铁西体育场,旁边有一条干道,夏天都是大排档,为球迷准备,我有时也去看球,结束后去那边喝一杯酒,跟朋友聊几句。写完这篇小说,我想到,许玲玲有一段时间也是这样,跟男朋友看完球,来这里喝酒、吹风,可能就坐在我的旁边,我见过许多次,虽然不认识。后来由于一些原因(感情方面、家庭方面、身体方面)不来了,但这也是她生活中的一个小小的逃逸。那几天里,我一直在想,许玲玲现在偶尔还会关注辽足队吗,那又是一个什么样的感受呢,是不是跟我一样,既生气也惋惜,还是毫无感觉,会不会也能记起从前的一些事情。不太清楚,但我一直在想这个问题。这是小说带给我的逃逸,为我在另一个维度上打开了新空间,是我所创造出来的,又平行于我而长久存在,我愿意为这种逃逸而持续书写下去。

第二届草堂诗歌奖颁奖

本报讯(记者 黄尚恩) 4月13日,2019第二届“草堂诗歌奖”颁奖典礼在成都杜甫草堂博物馆举行。中国作协书记处书记邱华栋出席颁奖典礼。中国作协诗歌委员会主任叶延滨、《草堂》诗刊主编梁平等评委代表和获奖诗人参加典礼。

据介绍,“草堂诗歌奖”由《草堂》诗刊与成都商报共同设立,每年一届,旨在传承和弘扬杜甫伟大的现实主义诗歌精神,褒奖优秀实力诗人的精品力作,也培养有潜质的诗坛新秀,推动华语诗歌的进步和发展。今年的草堂诗歌奖评选活动从1月启动,通过提名评委提名和作者自荐的方式产生入围作品,并通过初评、终评等环节选出获奖诗人诗作。最终,王小妮获得第二届草堂诗歌奖·2019年度诗人大奖,李轻松、邰筐获得年度实力诗人奖,陈翔、程川、康雪获得年度青年诗人奖,霍俊明获得年度诗评奖。评委会认为,这些获奖诗人、评论家在创作中非常活跃。特别是获得年度诗人大奖的王小妮,一直以本真的写作状态,用良好的直觉与语感,用质朴、率真与洒脱的性情,不断为我们带来优秀的诗作。她的诗歌从具体生活经验入手,常常能穿透事物的本质,再现生活的酸甜苦辣,表达人生的诸多况味。

《化城喻》新书首发

本报讯 近日,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与七修·纯粹读书会共同主办的计文君《化城喻》新书分享会在京举行。计文君、饶翔、王清辉、周微同读者们分享其创作历程,解码小说人物与故事设定,探索该书的现实意义与艺术价值。评论家陈晓明发来视频就《化城喻》与读者进行交流。

《化城喻》关注的是极具当下现实意义的“新媒体”内幕故事,其标题源自《法华经》中的古老寓言。计文君从“化城之喻”中引申出一个与所有人有关的问题,在互联网无孔不入的时代,我们如何安放自己在尘世间奔波的心?大家认为,网络改变了人类的生存和生活方式,这是今天的作家们要遭遇的重要现实,作家必须有能力处理好这一现实。在网络时代,究竟什么是真相?计文君对此有着自己独特的观察。关于真假和问题永远值得讨论,求真一直是人们自觉的努力方向,但在自媒体时代显得异常困难。同时,《化城喻》里还嵌套了女性自我成长和救赎的故事,通过对女性精神危机、精神迷茫的解答,拓展了女性的生命意义。

(晓辰)

诗刊社中国诗歌网举行融媒体建设专家座谈会

本报讯 作为国家重点文化工程,中国诗歌网上线运行3年来,一直以建立“诗歌高地·诗人家园”为宗旨,肩负着把握诗坛动态、引导诗歌风尚的重要责任。为做好媒体融合发展工作,打造新型传播平台,中国诗歌网将对数字平台(包括PC端和移动端)进行升级改造,并加快推进诗刊社融媒体建设步伐。诗刊社中国诗歌网近日举行座谈会,邀请融媒体方面的专家参加,就如何推进中国诗歌数字平台融媒体建设进行讨论。《诗刊》副主编王冰、《诗刊》主编助理霍俊明、中国诗歌网总编辑金石开等参加。

阿里巴巴集团公共事业部总监刘毅、新华智云科技有限公司技术专家夏国兵、中国青年网副总裁金锐、北京京泽元迅长软件有限公司总经理王育春在座谈会上分别对中国诗歌数字平台的升级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他们表示,融媒体时代快速发展,党和国家正着力打造一批新型主流媒体,在这样的环境和趋势下,中国诗歌网对平台进行升级改造非常必要。中国诗歌网拥有海量的诗歌大数据资源,需以此为基础构建从运维到应用的整个管理系统,平台有必要从内容、渠道、技术、组织到运营实现全面改革与提升。

据诗刊社相关负责人介绍,此前,诗刊社与中国诗歌网已明确融媒体发展方向,多次进行资源整合和优势互补,新设了“新时代歌咏征集专题”、“诗刊”中国诗歌网投稿专区和“中国诗歌网精选”等栏目。这些措

施打通了纸刊与网络平台,在发挥纸质刊物影响力的同时,又充分利用了网络媒体在促进诗歌传播推广方面的天然优势。今后,要真正搭建全媒体融合发展的趋势和规律,继续为广大诗人和诗歌爱好者提供优质而丰富的服务,营造良好的诗歌创作氛围。

(欣闻)

专家研讨洪汛涛《童话学》

本报讯 洪汛涛是我国著名的儿童文学作家、理论家,因创作儿童文学佳作《神笔马良》而被称为“神笔马良”之父,又以50余万字的理论著作《童话学》而被誉为“童话学”开创者之一。为纪念洪汛涛先生诞辰91周年,近日,第三届全国小学童话教学观摩研讨会在暨《童话学》理论与提升语文素养实践结合辅导报告会在京举行。活动由韬奋基金会、中国儿童文学研究会、国家图书馆少儿馆等共同主办。

在会上,束沛德、庄正华、董山峰、马文运、孙建江、陈俊帆、洪画干等先后发言,深情回顾、高度评价了洪汛涛不平凡的一生。大家表示,洪汛涛德艺双馨,在当代文坛堪称楷模,其经典作品和人格力量影响了几代人。他的文学追求和理论思考,特别是《童话学》对今天的儿童文教事业仍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深入研讨《童话学》,对于今后促进童话创作、童话出版、童话教学、童话阅读的繁荣与发展无疑有深远的意义。

祝勇讲述散文创作心得

本报讯(记者 行超) 作家祝勇的新书《为什么唐朝会出李白》近日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4月13日,祝勇在北京上海三联书店为读者带来了一场题为“祝勇说历史:为什么唐朝会出李白”的演讲,与读者交流创作心得,并在现场播放了精彩的纪录片片段。

散文集《为什么唐朝会出李白》收录了《永和九年的那场醉》、《为什么唐朝会出李白》、《宋徽宗的荣光与耻辱》、《吴三桂的命运过山车》等散文作品,全面展示了祝勇追求散文写作趋于开放化、更接近人性和人心、更接地气的决心。有评论家认为,祝勇摆脱了不管是时代还是散文传统加诸在他身上的层层束缚,自由自在地在文字的世界中调兵遣将。活动中,祝勇讲述了自己的创作历程和创作感悟。他说:“我的人生包括三个部分,一部分是四处游走,一部分是读万卷书,还有一部分是在故宫做研究,这三个部分互相作用,共同跟我的生命感受结合起来,最终激发出全新的创作能量。”2018年,50岁的祝勇希望通过出版这样一本自选集,为近30年的写作历程做一次总结。他觉得,在那些被人忽视的隐秘角落或生活缝隙中,历史存在着令人着迷的一面。

本报讯 4月12日,由国家行政学院出版社主办的《县长这个官》新书出版座谈会在京举行。来自北京和贵州等地的近20位专家学者与会研讨。

《县长这个官》一书作者张加春,曾在贵州省三都水族自治县任职县长7年,积累了丰富的基层工作经验。《县长这个官》就是讲述自己在任县长期间的工作经历。与会者认为,这是一部寻根后发赶超之路的心灵史,也是一部对工作与生活有思考有洞见的随笔。整部书信息量非常大。这部书生动反映了作者丰富的人生阅历,书写了民族地区的发展历程,表达了人民群众的心声。作品的语言朴实,视角独特,有很强的故事性。

座谈会上,张加春向国家图书馆、中国民族图书馆、中国现代文学馆捐赠了图书。国家图书馆、中国民族图书馆、中国现代文学馆分别为张加春颁发了入藏证书。

荆永鸣同志逝世

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北京作家协会理事、中国煤矿作家协会副主席荆永鸣同志,因病医治无效,于2019年4月11日在四川逝世,享年61岁。

荆永鸣,中共党员。1985年开始发表作品,1999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著有散文集《心灵之约》、小说集《北京时间》、《外人》等作品,曾获老舍文学奖、乌金文学奖。

刘静同志逝世

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八一电影制片厂编剧刘静同志,因病医治无效,于2019年3月30日逝世,享年58岁。

刘静,中共党员。1985年开始发表作品,1997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著有散文集《走好你的路》、小说集《父爱》、《我爱女人》、《尉官正年轻》等。

专家研讨《县长这个官》